



天涯異介傳

非但不爲撓助，且欺其幼稚可欺，乃骨肉至親，既不爲一臂助，反奪其餘資而逐之，三泣罵曰：『辱我，辱我！』

吾所有而逐我，我不爲父兄報仇，尙能侍人聞者笑之，自此以爲恥。云如臨事業，漸於舊習間，日向深山窮谷耕鋤志，要訪異人，庶可遂初志。時五載，爲師授，能續書，行屋上等。

兄妻然曰：父與二弟，歸泉壤久矣，尚未畢，淚如泉湧，繼復曰：自顧不白，不勝圓困之苦，屢受譴撻之災，又以應援無人，遂盡棄家，父與二弟，體素羸弱，既經此劫，益不自支，致相繼度黑死荒，幾以感時不支，且無左體，身亦無幾，何能持久，但一身以外，了無長賴，今忍辱舍旻，行乞荷簞，俟我法來，

與而比利時之工業全歸德矣，與日與英之時代興之機，故

區區日人之工業，何足煩領其間，乃天與日人，戰禍知我差幾，

玻璃小史

高詒輝

高銛譯

父何堪校舉三月云云半無字至國王其本鄉其勇
之與有具不折不撓之精神、聖德振起者乎、我日繼之矣、
於是子身返鄉、長兄於幾、一痛擊、切齒誓戮、眉髮垂垂、
互相抱頭大慟、三跪伏狀、知堅、奮然曰、不殺僞奴、枉爲人子
行矣、因亟詢老奴及次何在、矣、故問辭兄訪李居、

橋

頭後人束余曰：「讀君注文，雖覺衰頹，殆古之傷心人也，我亦潸然。」世世惘然，自憐亦憐自笑，「……」並事「福日買辭記」，行文羣，吾恆、廿二年猶發聲時，誠有惟獨乃能踴躍，世上豈有真貴恆，不禁引起我一掬同情之淚。

高在秋聲上，謂吾類中多紅顏，是皆貪食鴉片精神之報，偶然，於已久不作，果仍回復我純潔之氣矣，（可是，到夏天，我雖決意不再，慣服的紅顏，又發一條一條的鑽出來了，那時不知病膏還有什麼別的話呢。）

● 審明證 ●

有司此上之職也。夫國者天下之大器也。而天下之
 名臣。皆由是出焉。故曰。天子之於天下。猶天之
 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天下。猶天子之統御萬民
 也。然則天子之於天下。豈可一日而無乎哉。故
 曰。天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
 臨天下。猶天子之統御萬民也。然則天子之於天
 下。豈可一日而無乎哉。故曰。天子之於天下。
 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臨天下。猶天子之
 統御萬民也。然則天子之於天下。豈可一日而
 無乎哉。故曰。天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
 也。日月之照臨天下。猶天子之統御萬民也。

安玉孫

梅毒

針包愈最速
三元至七元

白濁

新法快治
四劑斷根

門診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四時均準

貧人施藥不取分文
貧人施藥不取分文

總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地址 上海英大馬路

梅毒 針
白濁 針
門診上午十
下午一時至
有人買步

[illegible]

甘溪瘦腰生評
携李朱辭秋輯

頭至尾，讀了一遍，面上露着很
得意得意的樣子，把那封信重重
封好，藏在懷內，然後拿了先來的
對封信，走到經理先生的書桌，
這封信與經理看了，要預支五元
薪俸，第二天的早晨，他在汽
行裏僱了一輛汽車，汽笛嗚嗚，
向火車站而來，這時火車恰巧到
人担任職務，對於吉人，幾乎視同
陌路了，偏偏這番兒，又接到一封
家信，那是他的兩兄弟先生出面寄
來的，信上說，你的母親，因無從
調理病軀，已於某日去世，等夫人
歸結心切，竟發誓為汝，所以
辭職，沉痛非凡，請早設法，此
刻的梅吉人，真的呆了，

醉聲

欲托良媒更覓賢，前塵處處難逢。
十五月圓誤我期，良媒惜斷外所有。德不辜其獲自津
龍以爲小書院報我娘，良媒惜斷外所有。德不辜其獲自津
來磨房以爲媒託媛曰吾弗能矣矣、
不妨金地體盈盈、玉井秋聲吐晴晴、三爲法華都歸遍
舒襟心事未分明、(唐詩奇標)以遺子衡原款曰錢君
知懷心苦弟昨哺我荷實謂曰居易有風塵從錦爲雪舞
水何由綴吐蓮之句莫解其故

登吳秋屋先生之、笑丁一笑一
篇大同小異不過各有所長新稿未易
的多的

張分二
附(編
者載這
篇小說
約意重
和九月
十四號
本報刊

者按評書二字猶

醉亞仙六截句 附小序

松江朱素亞

亞仙陸姓、江蘇雲間人、幼失怙恃、依外家生活、舅氏鍾愛之、年屆適、長女紅、紅適某大生、素亞、嬌小玲瓏、誠近世中所未有可多得者也、然面紅

天始、厄運飛來、當亞仙如好花將放之日、舅家又以業敗墮落開、生計艱難、憂深珠桂、不得已以亞仙歸諸某、適其作神女生涯矣、素亞、余姑誦之於諸同儕、遂聞東閣、驚鴻兩處、詢其事幾何、則方十七、余以畫

附小序

天姑、厄運飛來、當亞仙如好花
將放之日、舅家又以業敗墮落聞
、生計艱難、竟深誑桂、不得已
以亞仙與神相、強其作神女
妻矣、客感之、余始識之於護龍
橋畔、筵開東園、剪綉西窗、詢
其年事幾何、則方十七、余以舊

三

來可徵彼地確實
、欄君向有開山慾
所有結緣花燭予既
德不卒云蓋發自津
、三萬法華都臨遍
蓮子庵所教曰欄君
有風塵使變為雪無
屋先生之、笑丁一短
小異不過各有所長所
、欄君向有開山慾
所有結緣花燭予既
德不卒云蓋發自津
、三萬法華都臨遍
蓮子庵所教曰欄君
有風塵使變為雪無
屋先生之、笑丁一短
小異不過各有所長所

風花

賜感公子 設奇策偷路誑燒兒

竟沒有來，實臣疑難，叫天問道，你來話，纔來實臣疑難的儀，實臣方知來，從今以後，怕不能再和以前樣，常同你一起，怕不能再和以前樣，常同你一起，給你聽，幸虧你不是外人，可以告訴，決不和別人提起，你儘管說就是，不覺紅顏羞道：不說罷，實臣頓足道：爲甚麼開口風，使人心上怪難受，生

於平均、餉一日大佳、一日大壞、則該報不啻自貶身價、苟始終如是、置入良伴不見芳、納入劣婢不見

編引

詎癡兒
道、你
香方
實臣
你一起
眉道、
以告
就是了
顧尼
受、年
大壞、
終如是
不見

全低則以重全

退升等、因二日刊等、可以剽陋存良、日報則日有出版、不容少息、故二日刊等銷路無論如何、終不及日刊爲廣、苦因日日吃、面冥冥中亦有動觸、一笑、

徐君被教啓

君被教復

(二)

海上覺夢人

第七回 肝臟變生錢如海歸天 骨肉相殘尤大顯聰明

車失呼阿三，乃是常陰路上人，睡底裏，已受了陰元帥的吩咐，連錢如海，特別慢些，他也知什麼道理，因為陰元帥是出錢施主，自然該聽話，不能不聽，那時拉了車子，慢慢騰騰向老，有大出入哩，還在那裏想常州舅姊在沙灘上，不要看了張，震動胎氣，有大大出入哩，他正待出神，那車乎已到弄堂口，本來慢了，再加重出弄堂，自當格外的慢，誰知這弄堂水門門上，立著一個鑄打之人，看者尤車子出來，一言不發，把手中預備的石板，用力向老尤面上，一丟，

國策

寓小東門內梧樨界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明醫士為華文編者之富足且家學淵源為滋陽先生
時稱先生之聖徒今在小東門梧樨界內懸壺應世在
此診藥其不手到病除口貴神效者請向史何失

分門人 李平書 夏應泰 李華君